

论罗马帝国的东方军事政策

邹书源

(湘潭大学 历史系,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 公元前一世纪末,罗马帝国的边界扩展到了高加索、叙利亚和阿拉伯一线,在此后的数个世纪内,帝国的东方边界基本一直维持在这一地域,为应对帝国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敌对国家需要,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制定了不同的东方军事政策,针对帕提亚帝国主要采取攻势,而针对萨珊波斯帝国则坚持纵深防御,这些军事政策基本都获得了成功。

[关键词] 罗马帝国; 东方军事政策; 帕提亚; 萨珊波斯

[中图分类号] D909.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4)02-0066-05

一 罗马帝国的东方局势

罗马帝国的东方边境线长度接近2000公里,在漫长的边境线上,民族与国家分布千差万别,主要由以下几类构成:

(一)高加索诸王国。公元前4世纪末期,在高加索山脉的南面,开始出现了一些奴隶制的小王国,有科尔奇斯、伊贝利亚和阿尔巴尼^{[1]42}。这些国家由部落联盟组成,政治和组织结构都较为松散,国力也很弱小,在面对罗马、帕提亚和后来的萨珊波斯等强大帝国时,它们基本上作为双方共同的附庸国存在。但这一地区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们是高加索山脉以南所有国家抵御山脉以北游牧民族侵袭的桥头堡^{[1]42},因而这些国家不但没有被吞并,反而经常从这些帝国手里获得援助。这些国家国力弱小,因而在对外事务上基本保持中立。

(二)亚美尼亚王国。公元前190年,阿尔塔什斯一世脱离塞琉古王国,在亚美尼亚建立了阿尔塔什斯王朝,公元前95年到公元前65年,在提格兰二世的统治下,亚美尼亚成为当时西亚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其疆域从里海延伸到叙利亚。然而,罗马的入侵和帕提亚的崛起使得亚美尼亚处于两面夹击之下而衰落,在此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亚美尼亚都作为两大帝国之间的缓冲地带,是两个帝国共同的附庸国,亚美尼亚西部基本由罗马控制,而东部的控制权则在帕提亚或萨珊波斯手中。大部分时候,亚美尼亚的政权都是亲罗马的。

(三)帕提亚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在美索不

达米亚北部,罗马的边界直接和帕提亚以及后来的萨珊波斯接壤。帕提亚由出身中亚游牧民族帕尼部落^[2]的阿尔沙克一世在公元前247年建立^{[3]84},经过两个世纪的扩张,到公元前1世纪末,帕提亚已经成为一个东起印度河与阿姆河,西至幼发拉底河的庞大帝国,定都泰西封。但帝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组织并不牢固,仍然保持着许多游牧民族的传统习惯。政治上,皇帝所能直接控制的区域仅限于美索不达米亚、米底亚和埃兰,其余的国土由附庸国、希腊化自治城市和贵族领地组成^[4],这些半独立的地方统治者在名义上承认皇帝的统治,向中央缴纳贡金和提供军队^{[3]113},实际上具有很大的离心力。尤其是大贵族对皇帝的威胁很大,他们控制有广阔的领土并且手握重兵,经常自立为王,反抗皇帝,导致国家内战。大贵族们还经常联合起来干预皇位继承,有时还能废黜皇帝^{[3]114}。经济上,由于来自于游牧民族,皇帝们对农业并不重视,帝国内除了美索不达米亚、米底亚、埃兰和波斯有较为发达的农业外,其余地区仍处于游牧状态,落后的农业使得帝国无法维持大量的人口。而地方贵族的半独立状态更是阻碍了贸易发展,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军事上,皇帝拥有一支以贵族、奴隶和雇佣兵组成的常备军队,但规模很小。在爆发大规模战争时,帝国的主力军队是由地方贵族以及他们的家臣组成的重装铁甲骑兵和从自由民中招募的轻装骑兵,此外还有从奴隶中招募的轻装步兵,以及附庸国提供的军队,皇帝还会用国库征召一些雇佣军。帕提亚帝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组织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内没

有很大变化,一直维持到帝国灭亡。

继帕提亚之后的的东方帝国是萨珊波斯帝国,由帕提亚帝国的波斯地方贵族阿尔达西斯一世在公元226年推翻帕提亚而建立^[5],仍然定都泰西封。与帕提亚帝国相比,萨珊波斯帝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组织都更加完善,国力也更加强大。政治上,萨珊波斯的皇帝们自称是古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族的后裔,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与地方的行省制度,并复兴了古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在精神上加强对臣民的控制,因此,萨珊波斯的统治效率要远高于帕提亚。经济上,来自于农耕文明发达的波斯地区的皇帝们十分重视农业发展,他们竭力将种植业推广到那些处于游牧状态的落后地区,使得帝国的人口大大增加,帕提亚的人口从未超过900万,而萨珊波斯的人口在极盛时达到了近2000万。同时,统一的中央政权也为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加之帝国所处的地理位置,萨珊波斯垄断了从欧洲、西亚和北非到中国 and 印度的贸易,这些都大大丰富了帝国的财政收入。军事上,统一的政治环境和充实的国库使得萨珊波斯建立了庞大的国家常备军,也使得国家的军事动员能力大大增强。军队的主力虽然仍是重装铁甲骑兵和轻装骑兵,但帝国在军事建设上有很多改进,如仿照罗马军团的模式建立了重装步兵部队,并从罗马和中国学来了先进的军事工程技术,这些都使得帝国的军事能力大大提升。帕提亚和萨珊波斯是罗马边境上唯一能对帝国构成威胁的文明国家,他们之间的争斗也主导了这一时期西亚的局势。

(四)阿拉伯沙漠部落,在叙利亚以南的罗马帝国边界是广袤的阿拉伯沙漠,除了极少的建立在绿洲依附罗马的希腊化城市与小王国外,在沙漠深处居住着许多游牧的阿拉伯部落,这些人以劫掠为生,经常聚集起来骚扰周边文明帝国边境的城镇与村庄,有时也作为雇佣军加入到这些帝国的军队中,在这一时期,阿拉伯人还无法对罗马帝国构成威胁。

总体来说,在罗马帝国东方最具侵略性也威胁最大的敌人是帕提亚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罗马帝国的东方军事政策主要也是针对这两个文明帝国而制定的,对其他东方国家的政策基本都包含在内。

二 罗马帝国早期的东方军事政策

早在共和国末期,罗马就开始制定对帕提亚的政策,苏拉曾会面帕提亚皇帝的使者欧洛巴祖斯,约定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克拉苏试图将帕提亚变为罗马的附庸国,并于公元前53年出征帕提亚,但他在卡莱战役中惨败并丧命。马可·安东尼也试图将帕

提亚变为附庸国,但他在公元前39~36年的长期努力同样未能成功,这一时期,帕提亚逐渐成为了罗马在东方最大的对手。

公元前27年,屋大维被元老院推举为奥古斯都,罗马成为了帝国。与此同时,帕提亚的提里达特斯二世在美索不达米亚推翻了弗拉特斯四世成为帕提亚皇帝,但弗拉特斯四世在东方贵族的支持下重新夺回帝位。提里达特斯二世挟持着弗拉特斯四世的儿子逃往罗马并恳求奥古斯都的帮助,奥古斯都认为罗马的战略目标在于欧洲而非西亚,因此他拒绝出兵攻打帕提亚,而是希望通过外交解决争端。双方在公元前20年展开谈判,罗马归还弗拉斯特四世的儿子,换取在卡莱战役中丧失的军团鹰旗与战俘^{[6][7]},亚美尼亚的国王将由帕提亚的皇室成员担任,但必须得到罗马皇帝的许可并由罗马皇帝加冕。奥古斯都兴建了新的广场来摆放鹰旗,并发行了一种新的货币,谎称夺取了亚美尼亚^{[7][6]}。这一条约基本上是一个平等条约,但实际上罗马获利更大,亚美尼亚作为一个巨大的缓冲地带将帕提亚与罗马的小亚细亚各行省隔开,使得罗马和帕提亚实际接壤的边界只在叙利亚和幼发拉底河一线,罗马只需在此驻扎了四个军团以防止帕提亚的入侵^{[7][6]},此后东部边境长达70余年的和平使得罗马有能力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巩固西方的统治上,使得在日后的冲突中,罗马的实力要明显在帕提亚之上。

公元51年,伊贝利亚王子拉达米斯图斯入侵亚美尼亚,并推翻了帕提亚和罗马指定的国王米特拉达梯,并自立为亚美尼亚国王^{[8]382-385}。帕提亚皇帝沃洛吉西斯一世宣称帕提亚皇室拥有亚美尼亚王位的继承权,并于公元54年出兵占领了亚美尼亚并扶植他的兄弟提里达特斯为亚美尼亚国王^{[8]386-388}。提里达特斯未经罗马皇帝尼禄的允许就成为了亚美尼亚国王,这引起了罗马的不满,尼禄任命科尔布罗为东方军队司令,统帅6万军队进攻亚美尼亚。公元58~63年,科罗布尔占领了亚美尼亚,并威胁帕提亚本土^{[8]473-476},沃洛吉西斯一世被迫求和,双方缔结和约,提里达特斯前往罗马并由尼禄加冕为亚美尼亚国王^{[8]526-531}。从后来的军事调动来看,尼禄可能计划过对帕提亚的大规模入侵,但是公元66年的犹太人大起义使他的计划最终没有实现。这次战争使两国又保持了50余年的和平,但亚美尼亚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亚美尼亚国王虽由帕提亚皇室成员充当,然而帕提亚特有的政治组织形式使得新皇帝并不一定是亚美尼亚国王的直系亲属,新皇帝继位后为了分封自己的兄弟或侄子又往往要与亚美尼亚

的非直系国王发生冲突,为巩固自身地位,亚美尼亚国王在很多时候都需要依靠罗马的力量,这就使得亚美尼亚的政权反而更亲罗马。一个亲罗马的亚美尼亚就更刺激帕提亚统治者产生要赶走亲罗马的国王而代之以自己亲信的想法,这样的后果自然是引起新的战争。所以亚美尼亚问题仍是两国争端的根源,使得双方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下一轮的战争将不可避免地再次暴发。

公元113年,帕提亚皇帝奥斯罗埃斯一世在未得到罗马皇帝图拉真许可的情况下废黜了亚美尼亚国王埃克瑟德里斯,将他的侄子帕塔马西里斯立为新国王,图拉真以此为理由于公元114年对帕提亚开战。奥斯罗埃斯一世认为罗马只不过想如50年前的战争那样通过一场有限战争确立罗马对亚美尼亚的控制权,但图拉真早有征服帕提亚的野心,他集中了15万军队东征,还获得了高加索诸王国和阿拉伯部落的支持。公元114年,他占领亚美尼亚,杀死帕塔马西里斯,将亚美尼亚作为一个行省并入罗马帝国。公元115年,他占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同年,帕提亚松散的政治制度再次给国家带来不幸,沃洛吉西斯三世趁罗马入侵,在东部自立为帝,奥斯罗埃斯一世不得不率领帕提亚军队的主力东征,这使得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门户洞开,公元116年,图拉真率军南下,攻占泰西封与米底亚,兵抵波斯湾^{[6]80-81},这时奥斯罗埃斯一世平定了东方的叛乱,率帕提亚主力回师美索不达米亚,双方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展开决战,帕提亚军队全军覆没,自此,帕提亚再无能力与罗马进行正面决战,但图拉真宣布帕提亚为罗马的行省^{[9]104},招致了帕提亚贵族的反抗,加上犹太人的再次暴乱,使得图拉真于公元117年撤出帕提亚,同年病逝于西里西亚,他的继任者哈德良放弃了美索不达米亚,并重新将亚美尼亚作为两国共同的附庸国,但这时的亚美尼亚国王已经完全由罗马选派了。他还增加了罗马的东方驻军,与帕提亚接壤的叙利亚只部署了三个军团,但叙利亚以北的卡帕多西亚驻扎了两个军团,以南的犹地亚驻扎了三个军团^{[7]90},这样帕提亚一旦进攻叙利亚,就会受到罗马军队的三面围攻。图拉真的帕提亚战争虽然没能征服帕提亚,但却大大削弱了帕提亚的国力,最发达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被摧毁,主力军队也损失殆尽,地方贵族实力趁机抬头,使得帕提亚在近50年的时间里无法再对罗马构成威胁。

公元147年,沃洛吉西斯四世终于统一并巩固了长期分裂与战乱的帕提亚帝国,并试图再与罗马帝国一较高下。公元161年,沃洛吉西斯四世趁北

方蛮族入侵罗马之机占领亚美尼亚,并扶植自己的亲信帕克如斯为亚美尼亚国王。这一行为招致了罗马的报复,马可·奥利略的共治皇帝路西乌斯·维鲁斯于公元163年率领8万军队展开反击,同年夺回亚美尼亚,公元165年夺取了泰西封,占领米底亚。但一场瘟疫使得罗马军队不得不撤军^{[3]104}。双方再次缔结和约,亚美尼亚完全成为了罗马的附庸国,使得罗马军队可以借道亚美尼亚威胁帕提亚的腹地米底亚。这次战争再次削弱了刚刚恢复元气的帕提亚帝国,使之再次陷入内战,加上贵霜帝国在中亚的兴起,帕提亚的实力大大削弱,此后双方又维持了30余年的和平。

公元193年,在罗马皇帝康茂德死后,帝国各地拥有庞大军队支持的总督们纷纷争夺帝位。叙利亚总督尼格尔起兵西征,并获得了亚美尼亚和帕提亚的支持,这为日后夺得罗马帝位的塞维鲁皇帝留下了借口。公元197年,统一了罗马的塞维鲁皇帝开始了对帕提亚的战争,他集中了11万军队入侵美索不达米亚,公元198年,双方在泰西封城外展开决战,帕提亚军队全军覆没,塞维鲁洗劫了泰西封^{[3]100}。而沃洛吉西斯五世并没有展开反击,可能是此时的帕提亚衰弱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在遭受大量损失的情况下,皇帝已经无法有效控制他的地方诸侯以重新聚集军队,只能听任敌人任意妄为。此后双方再次缔结和约,美索不达米亚西北部成为罗马的行省^{[9]175},这样罗马军队就能轻易的入侵地势平坦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帕提亚的国力几乎被摧毁,此后再也无力发动对外战争。此后,卡拉卡拉在公元216年再一次入侵帕提亚,但他被军队杀死使得帕提亚逃过一劫。218年,帕提亚皇帝阿尔塔巴努斯终于在尼西比斯决战中击败了罗马军队,但自身也损失惨重,忠于帕提亚皇室的贵族几乎全部战死,这次战役为帕提亚帝国的覆灭奠定了基础,也揭开了罗马帝国三世纪危机的序幕。

综上所述,罗马帝国早期的东方军事政策是一种进攻性的防御战略政策,以帝国强大的实力为后盾,通过控制附庸国等手段,尽量缩小与敌对国家的接壤边境,然后通过大规模的武力打击使得战争在敌对国的领土上进行,尽可能的在罗马军团适应的大规模高烈度决战中击跨敌军主力,以削弱敌对国的短期战争能力,迫使其接受有利于罗马的和约。

三 罗马帝国晚期的东方军事政策

当罗马帝国陷入三世纪危机的动荡之中难以自拔时,东方边界上出现了较帕提亚更为强大的萨珊

波斯帝国。公元230年,阿尔达西斯一世在稳定了国内的局势后进犯叙利亚^{[9]184},但被罗马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击败,亚历山大·塞维鲁随即入侵美索不达米亚,但同样被阿尔达西斯一世挫败,双方签订和约,罗马仍然保留美索不达米亚西北部,但亚美尼亚成为了萨珊波斯的附庸国^{[10]427-428}。公元242年,沙普尔一世入侵叙利亚^{[11]155},罗马皇帝戈尔迪亚努斯率军反击,他击败了沙普尔一世并攻入美索不达米亚,但他被近卫军杀死^{[11]155},罗马的胜利化为乌有,双方缔结了维持现状的和约。公元258年,沙普尔一世抓住北方蛮族大肆入侵罗马帝国的机会,再次进犯叙利亚^{[11]221},罗马皇帝瓦勒里安在埃德萨被沙普尔击败,瓦勒里安本人也被俘虏^{[11]221},沙普尔一世随即攻入小亚细亚,攻占了叙利亚首府安条克、西里西亚首府塔尔苏斯和卡帕多西亚首府凯撒利亚^{[11]222},萨珊波斯军队在大肆掠劫了这些地区后返回。这是自条顿堡战役以来罗马帝国遭受的最严重的失败,是罗马皇帝首次被俘,也是罗马的行省首府首次被攻陷。沙普尔在撤军途中遭到了罗马的附庸国帕尔米拉军队的袭击,损失惨重^{[11]223},帕尔米拉王国占领了几乎整个罗马帝国的东部边境^{[9]215},甚至在公元262年围攻泰西封,迫使沙普尔一世求和^{[9]215}。这一时期,罗马帝国自身不断爆发动乱,皇帝常常被弑,各地僭主纷纷独立,欧洲边境蛮族又大举入侵,使得帝国在对萨珊波斯的斗争中极其软弱,帕尔米拉的崛起隔绝了罗马与萨珊波斯,使得罗马皇帝们有能力专注于内部事务,为帝国重新积攒实力。

公元272年,罗马皇帝奥莱里安统一了分裂的帝国,击退了北方蛮族的入侵,他起兵东征,击溃了帕尔米拉军队和萨珊波斯援军,并于273年摧毁了帕尔米拉^{[11]250-254}。公元275年,正当奥莱里安准备出征萨珊波斯时,他被军队谋杀了^{[11]259}。公元283年,罗马皇帝卡鲁斯趁塞卡人入侵萨珊波斯东部的时机入侵美索不达米亚,攻占了泰西封^{[11]279},但卡鲁斯的离奇死亡^{[11]279-280}使得双方再次议和,罗马恢复了对美索不达米亚西北部和亚美尼亚的控制^{[10]440-441}。公元284年,戴克里先成为罗马皇帝,当时罗马国内局势十分混乱,为牵制萨珊波斯,他支持萨珊波斯国内的篡位者,授意亚美尼亚入侵萨珊波斯边境,并贿赂阿拉伯部落让他们骚扰萨珊波斯,这为他争取了大量的时间,当公元296年萨珊波斯皇帝纳尔西斯对罗马开战时,戴克里先已经平息了国内的纷争,将精力完全投向东方。公元297年,戴克里先的副帝伽勒里乌斯在亚美尼亚的决战中全歼

了萨珊波斯军队,纳尔西斯只身逃走,大批波斯显贵和纳尔西斯的家眷全被罗马军队俘虏^{[11]305-306}。伽勒里乌斯兵抵泰西封城下,纳尔西斯只得缔结和约,底格里斯河以东的五个行省被割让给罗马,双方的边界被重新确立为底格里斯河与阿伯拉斯河,伊贝利亚王国成为罗马的附庸国,亚美尼亚的领土延伸到米底亚境内的辛萨城堡。这一条约使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成为了罗马的行省,罗马军队在这里修筑了许多要塞,使得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萨珊波斯都无法直接威胁罗马东部富庶的地区,而罗马通过这一地区则可以轻易的威胁到萨珊波斯的腹地。

公元336年,沙普尔二世派遣使者向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提出归还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这激怒了君士坦丁一世,他调集大军,准备征服萨珊波斯,但第二年他的死亡使这一计划未能实施。他的三个儿子瓜分了罗马帝国,君士坦提乌斯得到了帝国东部。这些变故对沙普尔二世来说十分有利,同年,他挑起战争,并于公元338年围攻尼西比斯,这座要塞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通往北部的门户,经过罗马军队数十年的经营,异常坚固,萨珊波斯军队围攻了60天后退兵^{[12]68}。公元341年,沙普尔二世占领亚美尼亚并将其作为萨珊波斯的附庸国^{[10]446}。公元346年,沙普尔二世再次围攻尼西比斯80天,仍然未能攻克^{[12]68}。公元348年,沙普尔二世和君士坦提乌斯在辛格拉展开决战,沙普尔二世获胜,但因军队损失过重无力扩大战果^{[10]446}。公元350年,沙普尔二世第三次围攻尼西比斯,在围攻100天并付出两万人的代价后退兵^{[12]69-70}。此时游牧民族西奥尼塔人和欧塞尼人进犯萨珊波斯的东部^{[10]447},使得双方维持了9年的和平。公元359年,沙普尔二世在平定了东方后再次进犯,他绕开尼西比斯进攻阿米达,在经过73天的围攻和付出了皇子与3万人的代价后占领并摧毁了这座城市^{[12]100-101},第二年他又摧毁了辛格拉,占领了贝扎布德,但围攻维尔塔要塞失败^{[12]101-102},加之君士坦提乌斯在平定了多瑙河边境后率领罗马主力东进,他只得再次退兵。这一时期看似罗马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但沙普尔二世多次举全国之力入侵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最终只占领了几座要塞。而罗马虽然处于守势,但却没有较大的损失,以消耗较少的资源达成了战略目标,因而罗马是实际上的胜利者。

公元361年,尤里安成为了罗马帝国唯一的皇帝,帝国的边境也基本安定,他开始计划入侵萨珊波斯,并扶植一个亲罗马的傀儡政权^{[13]192}。公元363

年,他率领超过 10 万人的军队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沙普尔二世仿效罗马在这一地区修建了大量的要塞,但罗马军队的给养主要靠水路补充,因此尤里安选择绕过这些要塞,直接攻打泰西封,并在城下击溃了波斯军队^{[14]460-467},但波斯军队坚守泰西封并打退了罗马军队的进攻^{[12]281},同时沙普尔二世率领的萨珊波斯主力依然位置不明。尤里安判断沙普尔二世是想通过泰西封牵制罗马军队,等罗马军队不堪劳顿后再决战,他认为攻打泰西封得不偿失,于是放弃困泰西封,转而向北进军,试图进攻萨珊波斯的腹地米底亚和埃兰^{[13]208},迫使沙普尔二世与他决战。最终双方在马洛加决战,罗马军队取得了胜利,但双方损失都很大^{[14]478-485}。随后的一次意外事件改变了战争,在第二次决战中,罗马军队再次击溃了萨珊波斯军队,但尤里安皇帝受了致命伤,并于当晚死亡^{[14]490-503}。军队推选宫廷卫队长官约维安为新皇帝^{[14]516-523},他急于回到国内巩固地位,于是同沙普尔二世签订了耻辱的条约,罗马放弃了公元 297 年得到的五个行省与对亚美尼亚的主权,仅保留了美索不达米亚西北部^{[14]530-537}。这样,尤里安的胜利变成了一次惨重的失败,而沙普尔二世 27 年的努力却通过这样一次意外的方式获得。这是罗马帝国建立以来最大的一次领土让步,底格里斯河以东五省和亚美尼亚的丧失使得罗马难以威胁萨珊波斯的心脏地带,而萨珊波斯这可以通过这些地区威胁罗马的东部各行省。它使得罗马苦心经营超过半个世纪的东方战略防御体系被严重破坏,也使得罗马在东方的战略优势基本丧失殆尽,罗马不得不在美索不达米亚西北部重新构筑防御工事以抵御萨珊波斯可能发动的入侵。

公元 395 年,狄奥多西一世重新统一罗马帝国,他以武力迫使萨珊波斯修改和约,亚美尼亚被分为两个王国,西部作为罗马的附庸国,东部则受萨珊波斯控制。公元 422 年,双方在经历了小规模战争后达成协议,亚美尼亚被瓜分,西部并入罗马帝国的领土,东部成为萨珊波斯的行省。此后直到罗马帝国灭亡,双方再未爆发战争。

综上所述,罗马帝国晚期由于受自身国力衰弱的限制,加之萨珊波斯的强大,再也未能取得帝国早期那样辉煌的成功。虽然也发动过试图摧毁萨珊波斯的战争,但更多时候罗马奉行的是纵深防御的战略政策,通过有限的战争扩展势力范围并构建纵深防御工事,以此来拖延和阻碍敌人对帝国腹地的进攻。晚期罗马帝国的这种东方政策虽然没能给对手制造很大损失,但却也没有让对手占到太大便宜。

由此可见,罗马帝国的东方军事政策是由帝国自身的实力和其余边境的安全状况所决定的。帝国早期的国力强盛,欧洲边境的蛮族也没有对帝国发动过大规模入侵,使得帝国有能力将主要的精力投向东方,通过发动摧垮敌对国家战争能力为目标的战争来巩固与维护自身的边境安全。而帝国晚期由于国力衰弱,加之欧洲地区蛮族的大举入侵,使得帝国在东方更多的是奉行纵深防御的战略,这种战略虽然使得罗马在东部边境基本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但也以较少的资源维护了东方腹地的安全,使得帝国有能力将战略重心转移到欧洲,来应对对帝国威胁更大的蛮族。总体来说,罗马帝国的东方军事政策符合帝国在各个时期的不同需求,是一套基本成功的军事战略政策。

[参考文献]

- [1] Isaac. The Limits of Empire[M]. Oxford:Clarendon, 1990.
- [2] Katouzian, Homa. The Persians: Ancient, Mediaeval and Modern Iran[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41.
- [3] Brosius, Maria. The Persians: An introduction[M].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2006.
- [4] Lukonin. Political, Social and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Taxes and Trade[M].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701.
- [5] Bowman, Garnsey, Cameron.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The crisis of empire, A. D. 193-337[M].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466-467.
- [6] Garthwaite, Gene Ralph. The Persians[OL]. Wiley-Blackwell, 2005.
- [7] [美]爱德华·勒特韦克. 罗马帝国的大战略[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 [8] [古罗马]塔西佗. 编年史(下)[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 [9] [俄]科瓦略夫. 古代罗马史(下)[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
- [10] Sykes. A History of Persia[M].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15.
- [11] [英]爱德华·吉本. 罗马帝国衰亡史(一)[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 2008.
- [12] [英]爱德华·吉本. 罗马帝国衰亡史(二)[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 2008.
- [13] Browning. The Emperor Julian[M].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7.
- [14] Marcellinus. Ammianus Marcellinus(二)[M].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82.